

虞

初

志

明倫彙編

虞初志卷元稹譏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
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
其間他人皆汨汨拳拳若將不及張生
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
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
非好色者是有
符余真好色者而適
不我值何以言之夫凡物之尤者未嘗

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
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
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
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
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
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
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
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

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
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自廉使杜
確將天子命以紃戎節令於軍陣由是
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
目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
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
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
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

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疑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真元庚。

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
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頓改壞情。無由
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
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痛然而奔。
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
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
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
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

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繞○綺○間○居○曾○
莫○流○轉○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
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
不○能○逾○旦○暮○若○國○媒○氏○而○娶○納○未○聞○名○
則○三○數○月○間○索○我○於○結○魚○之○罟○矣○爾○來○
謂○我○何○婢○曰○崔○之○真○順○自○保○雖○所○事○不○
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辭○固○難○入○矣○然○
所○善○屬○文○桂○桂○沈○吟○章○句○然○暮○者○久○之○

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
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
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
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
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
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
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旣
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

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信滯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氣而終掠亂以求之。

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辭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

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

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

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諾。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繼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觀。覽夫略崔之閨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

敏辦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
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遠恒若不識喜
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
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
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是當西
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
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
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

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
沒身之誓。且存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
行。然而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常謂我
善鼓琴。嚮時羞。願所不能及。今且往矣。
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弄不
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
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清連超
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宋

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服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善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俾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振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

有所失於誼誼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
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寤之間。亦多叙
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
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
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
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
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
固不相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

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舍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

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
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
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
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
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
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
君子如玉之真。此志如環不解。淚痕在
何愁緒。紫絲因物達誠。求以爲好耳。心

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
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自
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
由是時人多聞之。所書楊巨源好屬詞。
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
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
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
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

空遙天。初縹緲。樹漸葱蘢。龍吹過庭。
竹。鸞歌拂井桐。羅綺薄。霧環珮。嚮輕
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入悄
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綉
龍。瑤釵行綵鳳。羅帳掩丹虹。曹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遊里城北。徧向東家
東。戲調初徵。拒柔情。已。臚通。低環蟬影
動。迴步玉塵蒙。轉顧流花雪。登牀抱綺

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含歡。龍眉黛羞偏。
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麝。馥膚潤玉肌。
豐無力。情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
點髮亂綠。葱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
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衷心。
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轉。
弄旭日漸曛。曛來鴛還歸。洛吹簫亦土。

高衣香猶樂麝枕膩齒殘紅累累臨塘
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聲歸
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
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
異之然而張亦至絕矣積特與張厚因
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
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
乘寵嬌不爲雲不爲雨爲蛟爲螭吾不

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娶居乃因其妻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

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
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
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
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
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
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余常於朋會
之中。往往及此意者。未使知者。不爲爲
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

於余靖安里弟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
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
公垂以命篇

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
表宋王鉉性之辨之詳矣至元王實
甫氏易之以詞而愈失其旨近世妄
人則又改而爲南曲淺陋可笑士顧
有樂觀者吾不知其何取也海上逐

臭之夫劉邕嗜痂之癖其此類夫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筭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

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
風挾輦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
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閑居舍之南亭中
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
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
而來鮑笑曰蘇娘子作好夢也來有一
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
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

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
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
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
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
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
居于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
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
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

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
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佳在勝業坊
古寺曲甫上車閑宅是也已與他作期
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
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
從兒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
勒其父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
作適夕不寐遲明取鏡自照惟懼

不諧也。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僮僕
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竝候。
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
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
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諠未畢。引
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
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又來。急下
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

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升淨持下階相迎。
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
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
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
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
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昔今
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
意顧時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

即令小玉自堂東閣中出來。生節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延坐。母側。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

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
歌。初不肯。母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
奇。酒闌。及垣。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
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
生脫靴解帶。頃臾。玉至。言叙溫和辭氣。
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
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
中宵之夜。王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

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
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
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
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
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
此言。請以素練著之。盟約。王因收淚。命
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當絃
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

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接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泰物尚餘夏景初麗

酒闌賓散離惡繁懷玉謂生曰以君才
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
况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
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
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
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
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
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兩歲一生歡愛願

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
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
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
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
猶恐未恆。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
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
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
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

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廻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

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目不同博求師
巫遍詢卜鑑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
空閨遂成流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至
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
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簪
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俟景
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
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肉作老玉玉兒

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
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
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
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
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
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
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
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

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
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
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
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
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道有明
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
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策
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璽玉

常以薪菊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
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天下豈
有是事乎遍許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
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忍割
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
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
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
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

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
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
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
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
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壅室足下終能
棄致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
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
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

唯見一剪頭胡雛微髻潛行而聽之俄
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平郎者采其族本
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常樂賢仰
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
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
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
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
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

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
事故欲廻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
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
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廻豪士
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
門便令鑊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
喜聲聞于外先此一夕王夢黃衫丈夫
抱生來至席使王脫鞋驚悟而告母因

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
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
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
以其父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僦勉之
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
綿日夕轉側湏人忽聞生來歛然自起
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
疑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

復掩襖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餉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王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父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頰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

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坐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于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矢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纔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榼襠，紅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

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
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
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
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
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
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
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
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

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
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
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魁自閤拋
一班屏鈿花含子方圓一寸餘裡有輕
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
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紫一驢
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
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

自明爾後徃徃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
訟於公廷而遣之盧氏旣出生或侍婢
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
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
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
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狼狽事
我以某法殺之○日將陳說欲令懼已以
肅清閨閫則以浴解覆營於牀周適

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
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
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
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霍小玉傳終

柳氏傳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
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
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
譚詭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
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
候問皆當時之彦柳氏自門窺之謂其
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

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
具饌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
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
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
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
柳氏知其意誠乃解衣引衣接席李坐
生於客位別蒲極歡請益又以資三千
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

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閒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淠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侍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

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
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
氏以練囊盛楚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
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
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
右妻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
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
豈堪折無何有暮將沙吒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
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
延佇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崗
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
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貞外乎某乃
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
卓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
而往以輕素結玉合買以香膏自車中

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
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麟麟目斷意迷
失於魂晁翊大平勝情曾溜青諸將合
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彊應之然意色皆
喪音韻淒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
負撫劔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
已具以告之後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
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後一騎徑造沙堤

利之第候其出行用餼乃被枉執轡犯
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
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
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
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
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
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
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

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又
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有妻柳氏
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
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
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
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鄙棄
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
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

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
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
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爾不達
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
誠可繼許侯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
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
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
乎蓋所遇然也

柳氏之蹟予嘗見其畧於本事詩晚
得許堯佐斯傳頗爲詳備因校入集
錄之義烈偉矣翊之會觀竒矣予獨
惜夫柳之失身不能自裁以爲翊光
也或者以柳先事李生不當以是望
之失由死知已智氏之豫讓則爲之
而何怨乎柳氏嗚呼此綠珠碧玉之
所以不易得與

非煙傳

皇甫放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坊曹參
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
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毬其韻
與絲竹合公業甚愛之其比鄰夫朱趙
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并苦其子曰
象秀端有文纔弱師與嬖方居喪禮忽
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

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
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
非煙。聞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
含笑。凝眸而不荅。門媼盡以語象。象發
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藤濤戲題絕句。
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
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畵緘之。祈門媼
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

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
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醺
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
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
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
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
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
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

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
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
長詩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
憂慙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夕於前庭
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
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
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
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

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響答牋詩曰
無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
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
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
乃剪烏絲簡爲迴緘曰春日遲遲人心
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
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
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

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
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
悄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
篇。詩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
蛾。頻叩頭。與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
人。門媼既得迴報。徑齋詣煙閣中。武生
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
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拆書得。

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
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
闔窗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
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
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衾
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
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
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

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
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
詩曰。畫簷春燕。湏同宿。蘭浦雙鴛。肯獨
飛。長懷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
封訖。召門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
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
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笑至。且
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象驚連問之。傳

煙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
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
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旣暝。黑象乃躋
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旣下。見煙靚
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
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背釭解幌。盡
繾綣之意焉。及曉。鍾初動。復送象於垣
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

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
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
曰揖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
永奉歡狎言訖象輸垣而歸明日託門
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
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禁宮
仙馭來煙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
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

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媼
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
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
于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
爲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詒
詩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
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
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

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如常入直。遂潛于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睨。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

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
而絕公業起將復答之已死矣乃解縛
舉致閤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
數日塋于北邱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
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聞洛陽才
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
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
繁枝其夕夢煙詩曰安貌雖不迨桃李

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
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
墜樓人。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
待君得金乎。何至拾片言。苦相誣。廉當
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
異焉。

非烟女之蕩者也。不足取取。其文而
已。自夫詩教衰。而經義之科立。士之